

一、學記

禮記

發慮憲，求善良，足以諉聞，不足以動眾；就賢體遠，足以動眾，未足以化民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，其必由學乎！

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學，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，建國君民，教學為先。《兌命》曰：「念終始典於學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雖有嘉肴，弗食，不知其旨也；雖有至道，弗學，不知其善也。故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。知不足，然後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後能自強也，故曰：教學相長也。《兌命》曰：「學學半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黨有庠，術有序，國有學。比年入學，中年考校。一年視離經辨志，三年視敬業樂群，五年視博習親師，七年視論學取友，謂之小成；九年知類通達，強立而不反，謂之大成。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，近者說服，而遠者懷之，此大學之道也。《記》曰：「蛾子時術之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大學始教，皮弁祭菜，示敬道也；《宵雅》肄三，官其始也；入學鼓篋，孫其業也；夏楚二物，收其威也；未卜禘不視學，游其志也；時觀而弗語，存其心也；幼者聽而弗問，學不躐等也。此七者，教之大倫也。《記》曰：「凡學官先事，士先志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大學之教也，時教必有正業，退息必有居學。不學操縵，不能安弦；不學博依，不能安《詩》；不學雜服，不能安禮；不興其藝，不能樂學。故君子之於學也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游焉。夫然，故安其學而親其師，樂其友而信其道。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。《兌命》曰：「敬孫務時敏，厥修乃來。」其此之謂乎！

今之教者，呻其佔畢，多其訊言，急於數進而不顧其安，使人不由其誠，教人不盡其材。其施之也悖，其求之也拂。夫然，故隱其學而疾其師，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。雖終其業，其去之必速。教之不刑，其此之由乎！

一一、東番記

陳第

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，居彭湖外洋海島中。起魴港、加老灣，歷大員、堯港、打狗嶼、小淡水、雙溪口、加哩林、沙巴里、大幫坑，皆其居也，斷續凡千餘里。種類甚蕃，別為社，社或千人，或五六百。無酋長，子女多者眾雄之，聽其號令。性好勇喜鬥，無事晝夜習走。足蹋皮厚數分，履荊刺如平地，速不後犇馬，能終日不息，縱之，度可數百里。鄰社有隙則興兵，期而後戰。疾力相殺傷，次日即解怨，往來如初，不相讎。所斬首，剔肉存骨，懸之門，其門懸骷髏多者，稱壯士。

地暖，冬夏不衣。婦女結草裙，微蔽下體而已。無揖讓拜跪禮。無曆日、文字，計月圓為一月，十月為一年，久則忘之，故率不紀歲，艾耆老髦，問之，弗知也。交易，結繩以識，無水田，治畝種禾，山花開則耕，禾熟，拔其穗，粒米比中華稍長，且甘香。採苦草，雜米釀，間有佳者，豪飲能一斗。時燕會，則置大壘，團坐，各酌以竹筒，不設肴。樂起跳舞，口亦烏烏若歌曲。男子剪髮，留數寸，披垂；女子則否。男子穿耳，女子斷齒，以為飾也。地多竹，大數拱，長十丈。伐竹構屋，茨以茅，廣長數雉。族又共屋，一區稍大，曰公廨。少壯未娶者，曹居之。議事必於公廨，調發易也。

娶則視女子可室者，遣人遺瑪瑙珠雙，女子不受則已，受，夜造其家，不呼門，彈口琴挑之。口琴薄鐵所製，齧而鼓之，錚錚有聲，女聞，納宿，未明徑去，不見女父母。自是宵來晨去必以星，累歲月不改。迨產子女，婦始往壻家迎壻，如親迎，壻始見女父母，遂家其家，養女父母終身，其本父母不得子也。故生女喜倍男，為女可繼嗣，男不足著代故也。

三、慕賢

顏之推

古人云：「千載，一聖，猶旦暮也；五百年，一賢，猶比臠也！」言：「聖賢之難得，疏闊如此。」儻遭不世明達君子，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？吾生於亂世，長於戎馬，流離播越，聞見已多；所值名賢，未嘗不心醉魂迷，向慕之也。

人在年少，神情未定；所與款狎，熏漬陶染；言笑舉動，無心於學；潛移默化，自然似之。何況操履藝能，較明易習者也？是以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自芳也；與惡人居，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自臭也！墨子悲於染絲，是之謂矣！君子必慎交遊焉！孔子曰：「無友不如己者。」顏、閔之徒，何可世得？但優於我，便足貴之。

世人多蔽，貴耳賤目，重遙輕近。少長周旋，如有賢哲，每相狎侮，不加禮敬；他鄉異縣，微藉風聲，延頸企踵，甚於飢渴。校其長短，覈其精麤，或彼不能如此矣！所以魯人謂孔子為：「東家丘」。昔虞國宮之奇，少長於君，君狎之，不納其諫，以至亡國，不可不留心也！

用其言，棄其身，古人所恥。凡有一言、一行，取於人者，皆顯稱之；不可竊人之美，以為己力。雖輕、雖賤者，必歸功焉！竊人之財，刑辟之所處；竊人之美，鬼神之所責。

梁孝元前在荊州，有丁覬者，洪亭民耳！頗善屬文，殊工草隸；孝元書記，一皆使之。軍府輕賤，多未之重，恥令子弟以為楷法。時云：「丁君十紙，不敵王褒數字。」吾雅愛其手跡，常所寶持。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，祭酒問云：「君王比賜書翰，及寫詩筆，殊為佳手。姓名為誰？那得都無聲問？」編以實答。子雲歎曰：「此人後生無比，遂不為世所稱，亦是奇事。」於是聞者稍復刮目。稍仕至尚書儀曹郎，末為晉安王侍讀，隨王東下。及西臺陷歿，簡牘湮散，丁亦尋卒於揚州。前所輕者，後思一紙，不可得矣！

四、進學解

韓愈

國子先生，晨入太學，召諸生，立館下，誨之曰：「業精於勤，荒於嬉；行成於思，毀於隨。方今聖賢相逢，治具畢張；拔去兇邪，登崇俊良。占小善者，率以錄；名一藝者，無不庸。爬羅剔抉，刮垢磨光。蓋有幸而獲選，孰云多而不揚？諸生業患不能精，無患有司之不明；行患不能成，無患有司之不公。」

言未既，有笑於列者曰：「先生欺余哉！弟子事先生，於茲有年矣！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。記事者，必提其要；纂言者，必鉤其玄。貪多務得，細大不捐。焚膏油以繼晷，恆兀兀以窮年。先生之業，可謂『勤』矣！

觝排異端，攘斥佛、老。補苴罅漏，張皇幽眇。尋墜緒之茫茫，獨旁搜而遠紹。障百川而東之；迴狂瀾於既倒。先生之於儒，可謂『有勞』矣！

沈浸醲郁，含英咀華，作為文章，其書滿家；上規姚、姒，渾渾無涯；周〈誥〉、殷〈盤〉，佶屈聱牙；《春秋》謹嚴，《左氏》浮誇。《易》奇而法；《詩》正而葩。下逮《莊》、《騷》，太史所錄；子雲、相如，同工異曲。先生之於文，可謂：『閱其中，而肆其外』矣！

少始知學，勇於敢為；長通於方，左右具宜。先生之於為人，可謂『成』矣！然而，公不見信於人；私不見助於友。跋前疐後，動輒得咎。暫為御史，遂竄南夷；三年博士，冗不見治，命與仇謀，取敗幾時？冬暖而兒號寒，年豐而妻啼飢。頭童齒豁，竟死何裨？不知慮此，而反教人為！」

先生曰：「吁！子來前！夫大木為宗，細木為桷，榑櫨、侏儒，椳、闌、扂、楔，各得其宜，施以成室者，匠氏之工也！玉札、丹砂、赤箭、青芝、牛溲、馬勃、敗鼓之皮，俱收並蓄，待用無遺者，醫師之良也！登明選公，雜進巧拙，紆餘為妍，卓犖為傑，校短量長，惟器是適者，宰相之方也！」

五、尚節亭記

劉基

古人植卉木，而有取義焉者，豈徒為玩好而已？故蘭取其芳，蕙草取其忘憂，蓮取其出汙而不染。不特卉木也！佩，以玉；環，以象；坐右之器，以鼓；或以之比德而自勵；或以之懲志而自警。進德修業，於是乎有裨焉！

會稽黃中立，好植竹，取其節也！故為亭竹間，而名之曰：「尚節之亭」，以為讀書遊藝之所，淡乎無營乎外之心也！予觀而喜之。

夫竹之為物，柔體而虛中，婉婉焉，而不為風雨摧折者，以其有節也！至於涉寒暑，蒙霜雪，而柯不改，葉不易，色蒼蒼而不變，有似乎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。信乎，有諸中，形於外，為能踐其形也！然則，以節言竹，復何以尚之哉？

世衰道微，能以節立身者，鮮矣！中立抱材未用，而早以節立志，是誠有大過人者，吾又安得不喜之哉？

夫節之時義，大《易》備矣！無庸外而求也！草木之節，實枝葉之所生，氣之所聚，筋脈所湊。故得其中和，則暢茂條達，而為美植；反之，則為瞞，為液，為癭腫，為屈，而以害其生矣！是故春夏、秋冬之分、至，謂之：「節」；節者，陰陽、寒暑轉移之機也。人道有變，其節乃見。節也者，人之所難處也，於是乎有中焉！故讓國，大節也！在泰伯則是，在季子則非；守死，大節也！在子思則宜，在曾子則過。必有義焉，不可膠也！擇之不精，處之不當，則不為暢茂條達，而為瞞液、癭腫、屈矣！不亦達哉？

《傳》曰：「行前定，則不困。」平居而講之，他日處之，裕如也！然則中立之取諸竹，以名其亭，而又與吾徒游，豈苟然哉？

六、遊武夷山記

袁枚

凡人陸行則勞，水行則逸。然遊山者，往往多陸而少水。惟武夷兩山夾溪，一小舟橫曳而上，溪河湍激，助作聲響。客或坐或臥，或偃仰，惟意所適，而奇景盡獲，洵遊山者之最也。

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峰，登舟，語引路者曰：「此山有九曲名，倘過一曲，汝必告。」於是一曲而至玉女峰，三峰比肩，畢如也。二曲而至鐵城障，長屏遮迤，翰音難登。三曲而至虹橋岩，穴中度柱拱百千，橫斜參差，不腐朽亦不傾落。四、五曲而至文公書院。六曲而至晒布崖，崖狀斬絕，如用倚天劍截石為城，壁立成削，勢逸不可止。竊笑人逞勢，天必天闕之，惟山則縱其橫行直刺，凌逼莽蒼而天不怒，何耶？七曲而至天遊，山愈高，徑愈仄，竹樹愈密。一樓憑空起，眾山在下，如張周官《王會圖》，八荒蹲伏；又如禹鑄九鼎，罔象、夔魍，軒豁呈形。是夕月大明，三更風起，萬怪騰蹕，如欲上樓。揭煉師能詩，與談，燭跋，旋即就眠。一夜魂營營然，猶與煙雲往來。次早至小桃源、伏虎岩，是武夷之八曲也。聞九曲無甚奇勝，遂即自崖而返。

嘻！余學古文者也，以文論山：武夷無直筆，故曲；無平筆，故峭；無復筆，故新；無散筆，故適緊。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，為山稱說。而即其超雋之概，自在兩戒外，別豎一幟。余自念老且衰，勢不能他有所住，得到此山，請嘆觀止。而目論者，猶道余康強，勸作崆峒、峨眉想。則不知王公貴人，不過累拳石，浚盈畝池，尚不得朝夕遊玩；而余以一匹夫，髮種種矣，遊遍東南山川，尚何不足於懷哉？援筆記之，自幸其遊，亦以自止其遊也。